

## 秋光

□博尔姬·塔娜

秋光如水  
清空了风和心情  
洗净了天空和飞鸟  
上苍降下恩典  
澄澈的注视仿佛珠宝

绿色还未隐去  
斑斓已沉静呈现  
秋的谧曲  
一首无字的歌  
懒懒问及冬的消息

草籽含油  
我心藏蜜  
牛马蓄脂  
我心如奇  
白露凝霜洗净苍苔大地

## 白描(组诗)

□金鹰

### 什么是惊喜

不知是什么东西滑入水里  
很冷  
星辰,山川,草木  
也很冷  
躺在河边沉思  
这些年承受着高楼的晃动  
没被排死算是幸运的  
盼望下场雪  
一直没有等到惊喜出现  
天,从未阴冷

### 寒夜

乌云掠过  
巴音塔拉戈壁,打开窗户  
吹进了外面的黑暗  
夜晚啊,与我的想象一样  
羊群已化作大风  
荒草发出细微的尖叫

### 傍晚

余光渐散  
荒草更加紧密地聚拢在一起  
一探紧挨一探  
就是从这样的凄黄中  
我看见一只枯萎的手  
伸出来  
拼命托住  
即将消失的山峦

### 刻印

醒过来时  
长途汽车停在了小镇  
寥寥几个人,上下晃动  
从座位上只看见他们的后脑勺  
仿佛上面刻着我熟悉的  
一些名字  
巴特尔、哈斯、苏和  
转头看见  
一群黑马迅速划过  
移动中的  
红格尔塔拉牧场

### 事物聚集在一起

就像楼下那颗老榆树  
习惯了孤独  
河流山川,它们也喜欢独处  
许多事物聚在一起  
就热闹了  
白天里的繁花照耀  
到夜深人静时变得  
孤影相随

### 岩画鸟

粗狂的勾勒  
或许是一种假象  
其实,身心早已  
紧贴着卡斯特地貌的峭壁上  
目光灰暗  
不死鸟伸出古老翅膀  
托住一轮火球  
而那些浴火中的草木  
正在燃烧

### 思绪

许多事物  
在这个季节默默离去  
从寂静处眺望  
潜伏于大地的尸骨  
正在酝酿下一季流火  
那些逝去的,总会留下点什么  
就像锡日塔拉牧场  
经过一场秋雨  
轮廓变得更加清晰

## 诗塞境外

□李倩

老家院子里有三口缸。  
灰扑扑的,靠着颓败的红砖墙,一字排开。缸底因潮湿爬上了苔藓,缸盖上的铜钉没挡住风雨的侵蚀而变得锈迹斑斑,却依旧牢牢抓住裂开的缸盖,似乎要护住缸里的粮食。  
是的,这是粮缸,尽管里面早已空空如也,但曾经,装着满满的三缸粮。  
记忆中,这三缸粮曾被稳稳地安放在父母住的东屋。东屋,是我们家的“财政要地”,东屋里很多地方都有一把锁,比如床尾的大樟木箱子,比如床边的写字台抽屉。当然,这三缸粮上不得锁,不过那分量极重的缸盖对于孩童时期的我而言也算得上一把锁。

母亲总爱把一些稀罕的吃食放在缸里,不知这三缸粮是否具有冰箱的作用,现在想来,放进粮食里的苹果、点心确实存放得更久远了一些。

还记得我最爱吃的是一种红香蕉苹果,被母亲放进缸里,叮嘱我说,等到过年的时候就可以吃了。整整一个月,我眼巴巴地盯着这三缸粮,气鼓鼓地望着那些缸盖,脑子里无数次冒出“司马光砸缸”的念头,甚至做过这样的梦,缸破了,麦子洪水一样流出来,我被淹没着的鱼,扑腾着水花,朝我涌来。

终于,母亲从缸里拿出了苹果,那些苹果的果香混合了麦子的香气,愈发浓郁,咬一口,真甜。

那时的我,对这三缸粮真是又爱又恨。它们让我不得学会等待,却意外发现,漫长等待后得到的满足,才会给人以极大的喜悦。

朴实的乡民,手里没有多少钱财,只存下点粮食。想买东西也很方便,自然会有那走街串巷的商贩送来村里。以物换物,那缸里的粮食可以换到想要的任何物什和服务。小商贩、手艺人到村里的那天,也是母亲打开三缸粮的日子。换回来的东西有很多,有时是香脆的馓子,有时是脆甜的西瓜,还有时候是几只黄黄的、软软的小鸡、小鸭。换小鸡小鸭的时候是不需要当场给粮食的,总要养上十天半个月的,等下次交鸡鸭的商贩再来,看

□曾烟

那几乎是我半生的预谋。  
我放下干了一半的农活,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,夜里十时到达呼市时,天空下起了雨,一忽儿又下起了雪。母亲一个人在地里干活,雨水浸湿了成熟的玉米棒子的外皮,这样就不会刮伤母亲手掌中翘起的老茧。每年秋天我都盼着下场小雨,或小雪,这样就可以有片刻的闲暇站在窗前。看着雪落在车厢的玻璃窗上,融化了,划出一条条横七竖八的细线,像乱成一堆堆的蜘蛛网。

跟同方向的人拼了一个车,天阴得厉害,辨不出东南西北来,感觉车子一直往北走,但通知书上明明写着校址在南郊。而我之前一直往北走,每天早起床来,带上饭盒赶往北城郊,去商场做理货员,晚上九点下班,天已大黑,整整四年不曾间断。那四年儿子在读大学,我丝毫不敢松懈,生怕停下来,儿子就会中断学业。在这样一个独自远行的夜里,我依然像奔波在去往商场的路上。

呼市是一个爱下雨的地方,夜里合衣而卧时梦见捡树枝,梦到母亲和我一起雨中捡树枝,父亲去打猎了,我和母亲站在洞口等着他。后来就醒了,回想梦中场景,我们大概是要拢上一堆火,等着父亲回来从肩上卸下一只猎物来,放在火上烤,食物和火为我们驱散了恐惧和寒冷,而这种最简单原始的生活方式是我的理想之一。很多人也像我一样靠着这份执著才活下来吧。

平儿最先提议去小黑河散步,她要避开校园里成群的流浪狗,她不止一次对我说起她的一个朋友被流浪狗咬伤手指的事。所以,每天早上我陪她去小黑河之后,我便独自去小西街找流浪狗。

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流浪狗,大大小小十几只聚在一处,围着食堂前面的几个垃圾桶追逐打闹,累了就随意躺在树荫下睡觉,全然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,丝毫不为马上要到来的冬天发愁。我给它们取了俗气的名字,小花,小黄,小黑,词穷了,就接着

## 三缸粮

总共养活了几只再给粮食。

这三缸粮被母亲换来稀罕的吃食、院里的生灵,还换来吃饭用的盘碗、下地用的家伙什儿。

着急需要用钱时,父亲便把收粮的商贩引到家里。打开缸盖,一人手撑着化肥袋子,一人拿瓢从缸里舀出粮食倒进袋子,扬起的烟尘让父亲眯了眼睛。

自然,被吃掉才是这三缸粮的最终宿命。通常,会在天气晴好的上午,母亲一点点把缸里的粮食搬到院子里,不多,一袋子足够,这就需要母亲来回跑上三四回。院里准备好的三大盆水,地上铺一领凉席,一张塑料纸片子。母亲坐在矮凳上,拿着笊笠开始淘洗麦子。颗粒饱满的麦子沉入水底,轻瘪的麦余浮在水面上。母亲先把浮在上面的一层撇出,一反手倒到片子上,晾晒干后这便是鸡鸭们可口的吃食。再把洗净铅华的麦子从水底捞出,倒在干净的凉席上。一笊笠麦子扣在席子上便是一堆,一堆堆的麦子像一个个小沙丘,在阳光下闪着光泽。母亲跪趴在席子上,用手把一个个沙丘抚平,像风。

这天的席子是我们小孩还有鸡鸭必须远离的,鸡鸭们还会被关起来,直到夕阳西下,直到麦子暖洋洋地睡醒。父亲便和母亲一起,将麦子盛了,放在板车上,拉着去打面房。天已经黑透了,打面房的生意却正是好时候。几盏60瓦的白炽灯泡高高地吊在房顶,灯上、线上、屋顶上、墙角上,还有打面房两口子的头发上、眉毛上都黏黏地附着一层面,不白,像落在泥上的霜。整个屋子雾蒙蒙的,大人们的大嗓门被吞没在轰隆隆的机器声中。我总是躲出去玩,等回来时便看到自家板车上放着两个袋子,一袋白面,一袋馓子。

每年麦收前夕,父亲都会把三口缸的余粮卖掉,清扫干净,晒一晒阳光。等新麦下来,第一件事便是先装满这三口缸。

“别慌,先留出三缸粮。”父亲总这样说,渐渐地成了他的口头禅。

父亲出生在饥馑年月,饥饿成了刻在他骨子里的记忆。让人吃饱穿暖,是父亲努力的最初方向。父亲说,手有余粮,心中不慌。这三缸粮让我

## 去读书

续号,二花,二黄,二黑,只有我能分辨的名字。小花是情商最高的一只,有时候会跟在两个谈恋爱的小情侣后面,去湖那边的小凉亭,人家在看风景,它便等在旁边,小女生也会蹲下来拍拍它的头,它的眼神有些忧郁,它会思念它曾经的主人吧。其实那个时候小花已经怀了孩子,母性让它更依赖人类,但是它在学生们放寒假的时候,独自生下了两只小狗崽,也许四只,但只活下来两只。不知道它如何捱过漫长的没有食物的冬天,它原来的主人会回来看它吗?

上课的时候我会走神,一次老师讲到动物为了训练它们的孩子生存本领,会跟它们撕咬,追逐打闹。小花也会在天气晴好的时候,把小小花儿领到草地上撒欢,两个咬它一个,它丝毫不恼,之前以为它们也在享受天伦之乐,却没想到小花原来是一个合格的母亲。

布谷总在远处叫,声音急促,低沉,天不亮就高一声低一声地传过来,穿过玻璃窗里面厚厚的褐色窗帘,叫醒梦中人。于是穿衣出来寻找,才发现外面下了雾,寻了声音走着,心里就会出现莫名伤感起来,布谷的叫声有着思念的味道,在这样一个雾气茫茫的早晨让人想起母亲,她也会想我吧,但是她从来没有对我说起。可是布谷一直在叫,有雾的早晨或阴雨的傍晚都会听到它的叫声,一直到下了清雪的冬天还能听到,让人疑心起来,是另一种像布谷的鸟儿一直在叫吗?

校园里除了流浪狗,就是喜鹊,它们也看中了小柳树林边的垃圾桶,那也是它们赖以生存的食物来源之一,在流浪狗的身边绕来绕去,趁机叨出一块馒头,飞上枝头。我熟悉它们的叫声,嘎嘎,喳喳,使出全身力气,似乎这样才能渲染出某种喜庆的氛围。林鸽也在树林里踱步,它们爱吃虫子和果子吧,有时候喜鹊来抢食,它们会追着喜鹊衔它的羽毛,喜鹊怕了它,飞走了。林鸽的叫声不似家鸽,有些沙哑,在枝头跳跃时跟风吹响树叶混在一起,不仔细听根本无法分辨。林鸽栖息在树上,直到有一天我在校园后面的假山上听到它的叫声,才知被我写

们哪怕是遇到灾年,也能从容应对。

父亲15岁上学,赶上改革开放包产到户,便开始在地里劳作,是家里的老黄牛教会了他耕地。凭着勤劳、苦干和钻研,父亲渐渐地成了种地的好把式。可人力毕竟有限,当传统农耕开始走向机械化的时候,父亲心动了,他用手里仅有的一点钱去买了柴油机、打麦机,既能自家用,还能借给乡亲赚点钱。母亲不舍得,怕回不了本。父亲说:“怕什么,有三缸粮呢!”

有三缸粮打底,父亲承包了村里的土地,置办了打玉米机、发电机、农用三轮车,地里的收成也从每亩的三四百斤到七八百斤再到一千来斤,家里的粮食也越来越多,最多的一年,一袋袋的粮食垛在一起,把家里的三间大瓦房堆得满满当当,人必须侧身才能通过。爬到高高的麦垛上,手几乎能触到房梁。

后来,三缸粮不再存放在家里,变成面坊的小本本,变成银行的存折。后来,父亲还养过桑蚕,种过蘑菇,做过小生意。后来,我们搬进了社区,住上了楼房。可不论什么时候,也不论搞什么建设,做决定的时候,父亲总会说,“别慌,先留出三缸粮。”“怕什么,有三缸粮呢!”

“居安思危,思则有备,有备无患。”“凡事预则立,不预则废。”“拔寨前进,步步为营。”寡言的父亲说不出这样的话,却用“三缸粮”讲述了这些道理。我吃着“三缸粮”慢慢长大,渐渐地,我开始明白,“三缸粮”凝结了父亲的爱与智慧,父亲用三缸粮扛起了为人子女、丈夫、父亲的责任,给了我们一个安稳的家,也用三缸粮教会了我们要居安思危的意识,要懂得风险可控的原则,更教我们要敢闯敢干不懈奋斗!

我把“三缸粮”的故事讲给爱人听,也讲给孩子听。“三缸粮”这几个字虽然没被写在家训里、挂在墙上,但无疑它就是我家的家风。在工作 and 生活中,每每踟蹰思量时,脑海中便会响起父亲厚实的话语:“别慌,先留出三缸粮。”“怕什么,有三缸粮呢!”

##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

进诗歌的布谷声是它发出来的,二声一度,反复不已,真的是思念发出的声音。

一年来,我仍然辨不出方向,偶尔天晴,走出教室,太阳亮闪闪地挂在蓝天上,那一瞬有一种找到北的感觉。王老师说过,找不到北的时候抬头看看太阳。但回到宿舍又南北不分,明明是从宿舍的北门进去,但我总是觉得是从南门进去,还纳闷,下了崽子的流浪狗为啥偏偏去对面的男生宿舍门口挖了一个洞,它不应该来女生宿舍门前挖洞吗?母性会让它产生安全感,但仔细想想男生宿舍的门在阳面,小花对温暖的信任要超过对母性的信任。小花是正确的。

一日无课,天空晴朗,我心里生出非要辨出方向不可的想法,就去了小黑河,阳光晃得眼睛生疼,站在木板桥上闭上眼睛,想象着右手边是每日上课的教学楼,左手边是一条漂浮苔藓的小河,我在这个陌生的城市的最南端过着有书读,不用洗碗的神仙日子——睁开眼睛,太阳已经往东边偏移,它要落到东山去了……

我莫名地烦躁起来,树,鸟巢,小黑河,以及穿过小西街去坐通往市区的27路公交车,没有一个成为我辨认方向的参照物。路上遇见小云,便跟她去操场散步,我俩聊了彼此的生活,从童年到上学,到工作,以至把深藏心底多年的秘密也全盘掏出,那些郁结胸中多年不得解的困惑在一瞬间被驱散,心里一下就释然了。觉得她是我失散多年的老友,告诉我经过世事沧桑,走过千山万水,要活得波澜不惊起来。在她看来,月亮挂在北方的天空也不是很丑的事情。

直到毕业,我依然没有辨过来东南西北。那是一段晨昏颠倒的日子,是我暂时逃离生活又不时被拽回生活的一段日子,矛盾重重,又欲罢不能,但我知道此行的意义,我要在有生之年完成这样一个盘旋脑中多年的梦想,觉得自己有一分才能,待成熟,待开发。

## 黎憶語懷

□赵子阳

揽日月之精华,撼天地之灵气,运自然之妙有。亿万斯年,结浊峻清,厥有此山。横亘五百里,险折天脊。拱卫敕勒川,雄屹北地。古称阴山,又名祁连。为匈奴之苑囿,实畿夏之锁钥。崩岗嵯峨,拒大漠而藩中甸;仓鹫踞墟,括三市而扼八方。麦黍浪滚,南拥朔陇苍苍;牛羊珠玉,朔望草原莽莽。牧耕吟咏,人文渊藪。山藏宝符,国脉根基。

夫登高以临远,乘骖骤而先騖。九峰峙左,料木耸右,哈达门负其阴,圣水梁居其阳。复有九龙湾小井沟,左穿右括,比肩连坐;蟠龙山笔架山,前拥后抱,古韵仙风。至若四时交替,阴阳回轮,则百川竞秀,万壑争荣。尔乃滋生怪诞,每参斗牛。水美草茂,一往幽深。桃花斗紫,杏坞番红;金塞画屏森列,虎头飞瀑悬天。金鹤屯山,蛭莹连环;稀土独步寰宇,铝矿久居前列。斯诚天下之大美,人间之绝独者也。

曩昔鸿蒙肇判,北魏先祖逐水以居,刀耕火种,大窑山遗址为证。暨乎獯鬻林胡匈奴,北方群雄恃山而动,虎啸风生,华夏史文脉可循。方其洪水泛滥,夏禹治水土方;九州荒芜,周王征伐戎狄。乃有胡服骑射,设郡始以定疆;汉武振旅,登台终以息兵。拓跋鲜卑,盛乐都而宏业成;土默蒙古,贡市通而青城筑。至若杨坚李渊,数帝出兹;卫青李靖,群雄驰焉。更兼关院集团,以野遭文,大气新凝,托起煌煌盛唐。草原丝路,茶马互易,诸华并居,遂成融融共同体。

从来风物殊胜,必蕴人文阔闳。昔秦皇欲游天下,乃治直道;圣祖亲巡

边陲,方有五原。三国一将,吕侯候画戟难匹;一门三后,独孤那侧帽风流。况乎司马迁远适青岭,以参《史记》;郗道元躬考白道,而注《水经》。诗家天子,笔塑龙城飞将;纳兰容若,词摹大漠雄关。苏武张骞,守高节兮塞上;孟舒魏尚,遣佳话兮云中。重耳流亡狄国,退避三舍;崔寔郡守五原,长治久安。复有蒙恬造笔、六郎驰箭,传之不朽;耶律楚材、马可波罗,倚之扬声。至于王昭君出塞,蔡文姬归汉;花木兰从军,三娘子筑城。斯亦红颜以报国,巾帼而立名者也。

尔乃天步中微,金瓯幅裂。兵燹连年,红旗漫卷。荣耀先肇其端,高风英扬其烈。云腾以致时雨,风颭而见天虹。蒙犯霜露,义师齐集面密;经纬风雷,蒙汉抗战青山。昼伏夜游,顽敌闻风丧胆;风行电击,寇兵斥突狼奔。是以六战六捷,救生灵于倒悬;三绥三地,挽京辇于将坠。逮乎外侮方平,内忧萌蘖。终以绥远方式,冰释前嫌而联袂。民族自治,探賸索隐而踵华。

洎乎纪元新开,国运宏裁。亮丽北疆盛矣,生态文明兴焉。通脉山川,广植木而御风;全新时代,更循胜以引凤。鲜花港、百草园、乌素图、哈达门,通衢恢恢,须臾可达;赵长城、魏行宫、喇嘛洞、美岱召,古迹袅袅,倍添韵致。是以自然共人文兼美,生态偕旅游齐飞。游客初至,乍疑南国;归雁数来,每惊陌乡。嘻嘻!青山不老,历久弥新。人文焕彩,众美偕环。守望相助,鸿鸾凤立。悠游永契,秋肃春温。

## 古弦韵歌



金色牧场

赵云东 摄

## 巴彦浩特的性格

□王惠琼

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,巴彦浩特也不例外。古朴安宁是她,雍容大气也是她。

沿着时光的阶梯,拾级而上。近两千年前,大汉帝国那位投笔从戎,凭着自己非凡的政治和军事才能,治理西域三十一年,平定西域五十多个国家的定远侯,曾在这里驻足? 跨过定远营厚重的城门,迎面扑来的古旧气息,让我们这一群红尘来客,将喧嚣抛在身后,心逐渐沉静下来。墙角、檐下、壁上、柱脚,那一幅幅砖雕、木雕、石雕上的花鸟虫鱼、吉祥纹饰、神话传说,以及乾隆帝亲自赐名的延福寺,并赐用满、藏、蒙、汉四种文字书写的金字匾,无不彰显着阿拉善王爷家族尊崇的地位。

延福寺的转经筒上,曾留下过谁的指纹?指尖在触动经轮的那一刻,是忏悔往事,还是祈祷消灾避难,抑或是修积功德?此刻的转经筒安静地站在这里,如果可以,它也许想说,一个人若心存善念,乐于付出,安于平淡,那么在漆黑的夜晚仍然能够听得到花开的声音。

夕阳的光辉,受着黑夜的步步紧逼,逐渐淡去了它的光华。古朴宁静的巴彦浩特再也没掩饰不住她雍容大气的一面。营盘山上冲天直立的火箭观光塔,是以神舟七号为原型,按比例建造而成。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

## 茶私舍語